



柳永

浅斟

传

低唱醉流年

词奴儿 / 著

一平一仄里的孤寂清愁
陪你浅斟低唱
一韵一律里的热血柔肠
伴你红尘流连

一笺诗魂
写尽了绝世情怀
一纸墨香
香艳了中华千年

中国文史出版社



柳永

浅斟

低唱醉流年



词奴儿 /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浅斟低唱醉流年:柳永传/词奴儿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8

ISBN 978-7-5034-6510-9

I. ①浅… II. ①词… III. ①柳永(约987~1053)—传记 IV. 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52617 号

责任编辑:徐玉霞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16开

印 张:17.5

字 数:360千字

版 次:2015年9月北京第1版

印 次:2015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词，是诗歌的一种，也叫“诗余”。自前唐以来，民间流行一种叫“曲子词”的流行，渐渐成为新制。文人士大夫进而厕身其中，更予发扬光大。

这种曲子词的词调都是：调有定句，句有定字，字有定声的固定形式。为适应乐曲的节拍，词的句子多数是长短不齐，韵位参差不同的，所以通常人们又称之为长短句。为了配合乐曲的音调，加强乐曲的节奏感，词中所用的字除分平仄外，还要分四声。词必须受声律的严格约束，所以，古人把作词称为“倚声填词”或“按谱填词”。

词，较之于格律严谨、端庄持重的五七言诗而言，词之一体以其声词结合、结构松散而独树一帜，它的形式似乎更适合表达儿女情长和幽怨的心绪，更能抒写活泼灵动的情感流露。南唐的李煜、冯延巳，西蜀人韦庄等，由此而开创了一代新风。

宋代，是词的全盛时期，而柳永，为宋词的发展写下了最辉煌的一页。

柳永，这位被誉为“鹅仔峰下一支笔”的少年才子，在进京赴考途中，徜徉于江南的旖旎风光，迷恋于歌女的柔情蜜意，以致科场失意。失意后的柳永更加风流不羁，流连往返于青楼歌馆，他的许许多多脍炙人口、传播广泛的俗艳词曲，既为他博得词坛声望，也为他换取了“薄于操行”的恶名，更以一阙《鹤冲天》“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而得罪朝廷。

“留意儒雅，务本理道”的宋仁宗，岂能容忍柳永这样的浪荡子入朝为官？在柳永第四次考上进士，临轩放榜时，朱笔题道：“既低斟浅唱，何要浮名？且去填词。”从此，柳永便树起“奉旨填词柳三变”的招牌，往来于歌楼酒肆之间。

仕途失意的柳永，四处漂泊，山一程，水一程，踪迹遍及大江南北，因此，他笔下的祖国山川写得真切优美，离愁别恨也更加生动感人。同时，柳永又在各地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歌女填词谱曲。他每次启程，既体味着旅途的艰辛劳苦、寂寞凄凉，又反复咀嚼着与红颜知己离别的忧愁痛苦，这种缠绵哀怨的情怀，使他的羁旅词独树一帜而千古流传。如《雨霖铃》《夜半乐》《满江红》《戚氏》《玉蝴蝶》等。

柳永词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更受到当时社会各阶层的喜爱。《避暑录话》中说：“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他大量创制新调，符合了人们的审美需求，李清照在《词论》中说他“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新调的出现，给人们带来全新的艺术享受。





世间男女的情爱出自于人的自然本性，因而，爱情便成为文学的永恒主题，也是人们茶余饭后的精神调剂。

德国著名音乐家舒曼曾经说：“要尊重前人的遗产，也要一片真诚地对待新生事物。”柳永正是这样，他继承了我国古代诗歌的艺术传统及唐、五代词的创作经验，从敦煌曲子词与民间歌谣中汲取丰富营养，从而在形式、内容、手法以及语言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新的创造。尤其是慢词的大量创作与运用，成为南北两宋词坛的主要创作形式。后来的苏东坡、秦少游等，就是在柳永的影响下才从事慢词的创作的。

柳永，一个穷困潦倒的白衣卿相，一个放荡不羁的才子词人，死后由歌女凑钱安葬，却给后世留下了一笔丰富的遗产，给大宋朝的天空涂一抹绚丽的色彩。

柳永，真情、真爱、真才华，敢写、敢唱、敢作为，是行走于北宋大街小巷中的真男人。

女作家词奴儿以清丽雅致的文字、细腻委婉的情思创作的这部小说，正是缘于柳永的真性情与他真实而落拓的一生。

高兰石

2014年2月5日于黄石文昌楼

目录

- 第一章 钟灵毓秀 鹅仔峰下一支笔 001
- 第二章 春花露浓 谁把金丝裁剪却 009
- 第三章 惩恶扬善 自古英雄出少年 017
- 第四章 一见钟情 九曲溪畔定前生 025
- 第五章 洞房花烛 才子佳人偕白头 032
- 第六章 暮烟寒雨 叹少年易分难聚 040
- 第七章 春光浓处 留得才子情如许 048
- 第八章 何时与你 深怜痛惜还依旧 056
- 第九章 妙笔生花 日后引得铁蹄来 063
- 第十章 当日风流 如今残照草茫茫 070
- 第十一章 红尘相遇 美人才子是相知 077
- 第十二章 太平盛世 朝野多欢民康阜 084
- 第十三章 仙姿娉娉 往往曲终情未尽 091
- 第十四章 舞尽风月 玲珑绣扇花藏语 097
- 第十五章 一试落第 但时会高志须酬 104
- 第十六章 时光荏苒 花谢水流倏忽间 111
- 第十七章 云路何处 斗酒十千笑歌筵 117
- 第十八章 天降祥瑞 人间三度见河清 124
- 第十九章 志存高远 平生只奏“履霜操” 132
- 第二十章 花好月圆 尊前随分尽欢乐 139
- 第二十一章 忍把浮名 且换了浅斟低唱 148
- 第二十二章 富贵何求 风前月下去填词 156
- 第二十三章 天高云深 多情自古伤离别 163
- 第二十四章 四顾茫茫 风烟萧索在何处 172
- 第二十五章 五十而仕 为伊消得人憔悴 180





第二十六章	漂泊江湖	游宦区区成底事	·····	186
第二十七章	名来利往	欲效严光隐林泉	·····	193
第二十八章	独占秋风	向晓自有真珠露	·····	200
第二十九章	烟波浩渺	艳阳美景惊煮海	·····	208
第三十章	烈日煮海	安得母富子不贫	·····	215
第三十一章	太液波翻	江湖夜雨子子行	·····	223
第三十二章	受名利累	何不泛舟五湖去	·····	230
第三十三章	旧日风情	难留风尘之行役	·····	238
第三十四章	少年意志	归云一去无踪迹	·····	244
第三十五章	毕竟成尘	会须归去老渔樵	·····	251
第三十六章	不如归去	与君把酒听杜宇	·····	259
第三十七章	蝶恋花香	一朝风月万古长	·····	267



第一章 钟灵毓秀 鹅仔峰下一支笔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柳永《劝学文》

福建的崇安县，隶属于北宋的建州。人们都知道崇安境内的武夷山，自古就有“奇秀甲于东南”之美誉。也知晓武夷山的雄俊，九曲溪的秀美，还有那名闻天下的茶叶——大红袍。

可是，又有谁会知道，在武夷山鹅仔峰下的一座小村庄里，正在发生的小故事呢？又有谁会知晓，这故事里的主人公将在千年后，为历史上的北宋王朝增添无尽的光彩？五夫里（白水村），就坐落在武夷山的鹅仔峰下。

如果说武夷山六六三十峰，是仙女用九曲溪串起来的一串晶莹剔透的珍珠，那么，白水村这座小小的村落，便是从仙女花篮里飘落到人间的一朵馨香馥郁的梅花。

数条清澈的溪流，从山上蜿蜒而下，在山脚汇成梅英河（白水河），又哗哗地绕村而过，那座横河而跨的落梅桥，古朴而凝重。桥头河畔，数不清的梅树，枝柯如铁，虬龙盘曲，清劲苍古。

早春时节，梅树上不见绿叶，唯有朵朵花蕊，如磬如磬，或低昂、或俯仰、或卷舒、或萌芽、或盛放、或枯萎，一干孤挺，节上生花。这繁枝密蕊，清奇骨格，冷香幽绝，任是丹青妙手，怕也是难以描摹的罢。

鹅仔峰脚下，梅英河东岸，掩映在梅林深处的一户人家，便是柳三变的家。

柳三变的父亲柳宜，曾经是南唐后主李煜朝的监察御史。后南唐被宋所灭，柳宜被收入于大宋朝廷，为沂州费县（今山东济州）县令。柳三变就出生在父亲的任上。

柳宜有三个儿子，大儿子柳三复，二儿子柳三接，给三儿子取名还真费了一番工夫。《论语》里有这样一句话：子夏曰：“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柳宜就给三小子取名三变。又希望儿子景仰庄周作《逍遥游》，不受凡尘俗世的羁绊，活得无拘无束，故取字为景庄。又因在柳氏家族中排行第七，家里人也叫他老七或七郎。

夕阳西下，天边那一抹绚丽的晚霞，悄然淡去。山峦间，一层透明如薄纱般的轻雾，渐渐弥漫开来，给鹅仔峰下的村庄，披上一袭如梦如幻而又神秘的帷幕。那片梅林，在



微风中簌簌而响，时而有花瓣悠然飘落，空气中流转的缕缕馨香，似浓得化不开，却又无迹可寻。

柳家门前那株苍劲古虬的梅树下，一位端庄的中年妇人，正焦急地望着村口的小路。早春的傍晚，山里的风冷峭清寒，梅树下的妇人不免拢起了双手，轻轻地来回走动。

“夫人，回屋罢，这露寒霜重的，看冻着了。”一位翠袄黑裙的女子，脚步轻盈地来到她身后，轻声唤道。

夫人回头，面带愠色，沉声道：“七郎是越来越不像样子了，竟然逃学，天黑还不回家！”虽是发狠说的话，言语之外却满是焦虑。

翠衣女子轻声安慰道：“夫人宽心罢，少爷平时稳重妥当，不会有差池的，必是哪儿有重要的事儿给绊住了。”嘴里说着话，眼睛也不免往路口张望，但见夜色茫茫，一重重黛色山峦，连绵起伏，伸向天边的更远处。

翠衣女子边说边上前挽起夫人的手臂：“夫人回屋罢，都怪柳笛，教唆坏了少爷。”

“梅语，不准袒护七郎！柳笛是有错，其责任仍在七郎身上。”夫人甩开梅语的手，竟自向家门走去。

那叫梅语的女孩忙低头应道：“是。”也碎步跟上。

堂屋里，柳笛的妹妹，十三岁的柳蝉正在灯光下仔细地擦拭着一只烛台。长而密的睫毛，在闪烁不定的灯光下投下一片阴影，使那张清秀的小脸更显妩媚。

“蝉儿，去把你哥叫来。”柳夫人进门在八仙桌边的椅子上坐定，吩咐道。

柳蝉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应声往后门而去。

梅语已沏上一盏热茶：“夫人，请喝口热茶，暖暖身子。”

柳夫人端起茶碗，揭开碗盖，轻轻刮去漂浮在水面的茶叶，啜了一口便放下了茶碗。

此时，一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快步从后门进来，低头垂手，站在柳夫人跟前。

梅语见他呆站着，轻声道：“柳笛，你平时不是挺能说么？今儿怎么哑了？”

柳笛看了她一眼，低声问柳夫人：“夫人唤柳笛有何吩咐？”

“柳笛，我且问你，少爷今天是第一次逃学，还是以前也常常逃学的？”

灯光下的柳夫人端坐在那里，声音不威而严，吓得柳笛不敢抬头。只听他嘟囔着说：“回夫人的话，少爷不曾逃过学。每次是先生布置了功课，少爷总是比别的同学做得好，答得快，先生就会让少爷在课室后面的花园里玩一会儿。”

“既如此，为何今天先生找上门来，说少爷逃学了？”

听柳夫人的口气缓和了些，柳笛这才敢抬起头来，带几分委屈道：“今日一早上学时，原本是先生说他家有事，让同学们自己读书做功课的，起先少爷跟几个要好的同学谈论些国事。”

柳夫人冷笑道：“谈论国事？你们这帮孩子，哪里知道什么国事家事！必定是趁先生不在，商量着到哪里好玩，去淘气罢了。”说着便端起茶碗。



柳笛略抬了抬头，极认真地说：“回夫人的话，还真是朝廷里的事。”

柳夫人颇感意外：“哦！那你说来听听。”

柳笛抬手搔了搔后脑勺，嘟囔着说：“听他们说是咱们宋朝的皇帝，与那辽国的太后和好了，双方罢战撤兵，各自退回本国，仍以那白沟河为界。”

原来，自咸平二年(999年)以来，辽国对富饶的中原虎视眈眈，陆续派兵在边境挑衅，掠夺财物，滥杀无辜，边境百姓生灵涂炭，苦不堪言。虽然宋军在杨延昭（《杨家将》里的杨二郎）、杨嗣等将领的率领下，积极抵抗入侵，但辽国骑兵战术灵活，进退自如，给宋朝边境造成巨大的威胁和灾难。

而宋真宗自雍熙北伐惨败后，对辽朝就一直心存畏惧，逐渐由主动进攻转为被动防御。相反，辽朝对宋朝却是步步紧逼，不断南下侵扰宋朝。

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秋天，辽国萧太后与辽圣宗耶律隆绪亲率二十万大军直逼澶州（今河南省濮阳县）城下，威胁着都城汴京。

一时，朝野上下，一片惊慌。真宗赵桓更是六神无主，忙召集群臣商议，大臣王钦若主张迁都升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真宗听信大臣们的主张，欲迁都南逃。

新任宰相寇准痛斥迁都南逃，竭力主张迎战辽军。朝堂上，他言辞恳切：“如果弃都南逃，势必丧失民心，辽军便会乘虚而入，国家就更加难以保全。”并恳请真宗皇帝御驾亲征，如果皇上亲自出征，士气必定大振。

真宗皇帝被迫北上，这时寇准倚重的杨家将杨延昭率领的宋军力挫辽军，在寇准的一再催促下，真宗皇帝只得亲自登上澶州北门城楼，以示督战。

正与辽军对峙的各路大军，一见皇帝的黄龙旗在城楼上猎猎风展，顿时士气倍增，高呼“万岁”之声，响彻云霄。宋军一鼓作气，大败辽军，并射杀辽军主将萧挾凛。

萧太后与耶律隆绪见主将萧挾凛已死，士气涣散，辽军陷入被动，便主动议和。

此后，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乃以白沟河为国界，双方撤兵。此后凡有越界盗贼逃犯，彼此不得停匿。两朝沿边城池，一切如常，不得创筑城隍。

宋朝每年向辽捐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至雄州交割。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可互市贸易。

柳夫人沉思道：“这仗是打赢了，怎的咱们大宋还赔给人家银子和布帛呢？”

“少爷与他那些同学正是为这事儿愤愤不平呢，都说这‘澶渊之盟’是大宋的奇耻大辱。”

正说着，只听外面一阵脚步声，梅语进来笑道：“夫人，少爷回来了。”

柳夫人抬眼望去，虽是早春天，山里傍晚的天气仍是十分的寒冷，三变却已换下棉衣，早早地穿上了夹袍。一袭蓝色夹袍穿在身上，倒也十分合体，或许是赶路的缘故，



那张俊美的脸，泛着红晕，坚挺的鼻子两翼微微扇动，只是那双看去与年龄不太相称的眼睛，更见深邃，更见忧郁。

柳三变逃学至天黑才归家，柳夫人原本是要端起架子，拿出家法来的，只是那颗做母亲的心，在儿子忧郁的目光中柔软了；融化了。嘴里说出的却是：

“柳笛，还傻待着，还不快伺候少爷吃饭！”

柳笛如得了赦令一般，拉了三变的臂膀要走，不料夫人又道：“七郎，吃过晚饭，到书房来，娘有话要说。”

主仆二人由后门出了堂屋，穿过回廊，从那扇垂花门进入后堂。柳笛扯扯三变的衣袖：“少爷，你今天去哪里了？夫人刚才差点要用家法了。”

“用家法？我又没有犯家法。”

“下午先生来过，说你逃学。”

柳三变挑了挑那两道俊眉，“噢”了一声，便不再说话。

这里梅语早吩咐厨下把饭菜重新热了，端上了饭桌。

见梅语侍立在一边，三变略带歉意道：“梅语姐姐，辛苦你了！”

梅语上前盛一小碗汤，递到他手上，温婉道：“先喝口汤，润润嗓子。”

这位梅语姑娘，原是柳家捡来的弃婴。

十六年前，正是梅花盛开的季节。一天清晨，柳家仆人打开大门，就听见断断续续的婴儿哭声。仆人循声望去，只见门廊下一个包裹，打开来看时，不由得惊叫起来。原来，包裹里是两三个月大的女婴。

闻声而来的柳夫人小心地抱过来，说来也怪，那女婴不哭了，望着夫人微弱地啊啊了几声。

柳夫人心里怜惜，谁家这么忍心，把这样一个孩子给扔了？及看到女婴小袄里一张纸条，上写着女婴的出生年月，并无姓名，因丈夫三个月前，被征戍边，战死沙场。家里孩子太多，无法养活。只求给孩子一条活路，姓什名谁都无关紧要。

柳夫人抱着孩子，紧贴在胸口，望着门外连绵的群山，村子通向山外的小道上，渺无人迹。

“那好吧，你就是咱柳家的孩子了。”柳夫人对着怀中的孩子喃喃道，“咱取个什么名儿呢？”

此时，太阳尚未升起，远处的山峦，还蒙着一层浅蓝色的薄雾。晨风轻轻拂过，一缕沁人心脾的清香，扑鼻而来。

“有了，就叫梅香。”

一边的老家人喜道：“梅香这名字好听。”

谁知柳夫人又道：“不妥不妥。”

家人奇道：“夫人，如何不妥了？你看，咱这屋前屋后，尽是梅树，如今正是梅花



开放的时候，又香又好看。”

柳夫人道：“你哪里知道，古人在那戏里演的，叫的，也有叫梅香这名儿的，但那都是一些丫鬟侍女叫的。我看这孩子一头乌黑的头发，挺直的鼻梁，两只水灵灵的眼睛，透着说不出的清秀与机灵。这孩子绝不是做侍女的命，说不定将来是位诰命夫人呢！”

家人急道：“既有诰命夫人的命，那是得取个好名儿。”

“看你，”柳夫人忍不住笑了，“竟比我还着急。”

门前几株老梅树，枝柯如铁，清劲苍古，一树繁花，或开放，或含苞，风过处，花瓣簌簌而落，撒了夫人一身花瓣雨，有一瓣竟落在孩子的额头上。

柳夫人忽然喜道：“就叫梅语吧！又清香，又雅致。”

柳三变吃完饭，刚刚放下碗，柳笛就递过茶来，他没喝，只漱了漱口，便起身往书房而来。

梅语跟在身后悄声叮咛：“今晚跟夫人说话不要犟嘴。”

母亲正端坐在书桌对面的软榻上，那神情，在烛光下显得庄重而威严。

柳三变不由得放轻了脚步，他从没见过母亲如此严肃的样子，心里难免有些不安。

“母亲！”他轻声唤道。

“你坐下吧。”母亲示意他坐在她左手边的软椅上。

“七郎，你今天去哪儿玩了这一整天？”

“娘，我今天不是逃学，是先生家里有事，叫我与同学读书，我就上了鹅仔峰了。”

“你上鹅仔峰去做什么？”他母亲惊道，“那山上可是有老虎的！”

柳三变正欲分辩，母亲却不由他开口，颤声道：“七郎，你可知道，你祖父十岁丧父，曾祖母含辛茹苦，守寡把他抚养成人，后来在南唐以儒学著名。你父亲深得你祖父的教诲，刻苦向学，才得以入仕南唐。”

母亲说的这些，他早就听家人说过了。他还知道，他是在三岁时，随母亲与二叔柳宏，扶着祖父的灵柩，从父亲的任上回到老家福建崇安的，只是他不敢多嘴，听凭母亲说下去。

“你父亲认为你天资聪颖，灵秀慧洁，如能发奋读书，定能成为国家之栋梁，光耀柳家门楣。你父亲虽已过世，九泉之下也指望我好好教育你，可你竟然逃学，去那山上闲逛。”

“母亲，孩儿不是去闲逛的啊！”

“住嘴！还敢分辩，不是闲逛，上山做什么？自古以来，就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可你呢？是能上边防杀敌？还是能做几篇好文章？”

柳夫人按下激动的心，端起茶碗喝了口茶，见儿子那双俊眉又拧到了一起，便重重



地放下茶碗，愠道：“我就奇怪了，咱柳家虽不是豪门，也算是小康之家。你不愁吃不愁穿的，有丫头小子使唤，可你那眉宇之间，总有一股忧郁之气。我就不明白了，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有什么不满足的？三变想，当然有了，他正想说，抬头见母亲那双威严的眼睛，就把要说的话咽了回去。

母亲数落道：“你小小年纪，也去学那古时的文人骚客，游山逛水。要知道，感时伤世，伤春悲秋，迎风洒泪，对月感怀，这都是那些落魄文人怀才不遇之举，你万万不可去学的。”

柳三变听得心惊，母亲足不出户，竟也能知晓落魄文人怀才不遇之说。正乱想着，又听母亲道：“古人有多少劝人读书的文章？想来你也读了不少，今天在学堂没有读书，你即刻就以《劝学文》为题，也写一篇劝人读书的文章来。”

说罢，柳夫人拂袖而去。

柳三变仍坐在那里发呆，柳笛进来铺纸磨墨，见他不动，急道：“我的爷！你就快来写罢，你今日逃学，我也脱不了干系的。”

柳三变一听“逃学”二字，霍的一下站起来：“什么逃学？我说了那不叫逃学。再说了，我就是逃学了，与你又有何干系！”

说着一手推开柳笛，抓起笔架上的细软毛笔，在砚池里舔了舔，歪着脑袋想了想，便刷刷地写了起来。

待柳笛端茶进来时，柳三变的《劝学文》已经写就。

父母养其子而不教，是不爱其子也。虽教而不严，是亦不爱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学，是子不爱其身也。虽学而不勤，是亦不爱其身也。是故养子必教，教则必严，严则必勤，勤则必成。学，则庶人之子为公卿；不学，则公卿之子为庶人。

柳笛读罢，喜道：“少爷，你真是才思敏捷！难怪咱崇安县方圆百十里皆称你为‘鹅仔峰下一支笔’，我泡一盏茶的工夫，你的文章就写好了，我这就给夫人送去。”说毕，拿了文稿风风火火地去了。

也不知过了多少年，柳三变这篇《劝学文》，被宋朝一个叫黄坚的人收进了《古文真宝》集里。这部文集还收录了宋真宗、宋仁宗、韩愈、朱熹、白居易、司马光、王安石等名家的文章。而柳三变的这篇《劝学文》与宋真宗、韩愈的文章排在前三名。当然，这是后话。

柳笛还没进门，就嚷道：“少爷，夫人夸你文章写得好呢！这是夫人给你的夜宵。”说着，便把一碟杏黄酥软果仁馅的饼子放在书桌上。



柳三变不说话，只顾整理那只大号的狼毫毛笔。

柳笛奇怪道：“少爷，这么晚了，你弄它做什么？”

他头也不抬：“今天还没去河边练字呢！”

“哎呀！我的爷，你怎么想起一出是一出的。”柳笛忙道，“这么晚了，外面黑乎乎的，还练哪门子字呀！”

“外面不是有很好的月光么？”

柳笛掀起窗帘，一轮明月正悠闲地倚在那株古柳梢上，泼洒得满天满地的清辉。

柳三变不去理会在窗前看着月亮发呆的柳笛，抓起一个饼子边吃边出了书房，柳笛回过神来，紧跑几步赶上：“少爷，等等我！”

门前的梅英河，终年流淌不息。河水清澈，沿岸的梅树、柳树、桃树更映得河水妩媚多姿。

靠近柳家门前，河边有块大青石，平日里，大青石是柳家佣人洗衣洗菜的好去处，而柳三变便天天在这青石上练字。

门房里的老院公，见少爷提着一只大狼毫往河边走去，忙拉住后面的柳笛轻声询问，柳笛说少爷是要去练字呢。老院公忙颠颠地跑进屋里点上一只大灯笼也往河边而来。

河边，柳三变半蹲在大青石上，右手握笔，左手挽起右手袍袖，凝神静气，提笔运劲，在哗哗流淌的水上一笔一画一勾地写字。

见水面有灯光，三变回头看是老院公提着灯笼，正照着自己，忙笑道：“李爷爷，你看天上的月亮正亮晶晶的，照着我写字呢！你忙了一天了，回去歇息罢。”

老院公抬头看看月亮，心想：也是，那天上的月光是何等的均匀、清爽，这灯笼只是一团光亮，临近水面，反而晃了少爷的眼睛。于是呵呵笑道：“少爷，那我就吹了灯笼，你也别累着身子骨，早点歇息，练字的日子长远着呢！”说罢，果真吹灭了灯笼，颤悠悠地回屋去了。

柳笛坐在一边，看着他家少爷握着笔在水面上不停地画着，也不知道究竟写些什么，倍感无聊，拢了双手，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些不着边际的话：“少爷，听说你今天上了鹅仔峰了？那山上到底有没有老虎啊？”

柳三变像没听见他的话，依然在水面上写字。

柳笛又说：“少爷，今儿村子西头的杨大爷来了。”

他悬笔不动，虽没有回头看柳笛，其实是在听柳笛把话说完。

“他们家的女儿青梅要出嫁了，嫁到山外去。他来求少爷写生辰八字的。”

柳三变突然觉得很累，握笔的手也很酸，便扔了笔，一屁股坐在大青石上，望向月光下的梅林。

梅花或绽放、或含苞，随着一阵阵夜风，花瓣翩然如飞蝶，或飘落在地上，或飘然



于水面，随波飘逝。梅林中仿佛有一张女孩娟秀的脸，正冲他眨着聪慧的眼睛。
他叹息一声，垂下了头。

柳笛见状，以为他家少爷玩了一天，累了，忙去拾起毛笔，搀扶他上岸来。

第二章 春花露浓 谁把金丝裁剪却

天初暖，日初长，好春光。万汇此时皆得意，竞芬芳。

笋迸苔钱嫩绿，花偎雪坞浓香。谁把金丝裁剪却，挂斜阳。

——后蜀 欧阳炯《春光好》

柳三变躺在床上，或许是白天爬山的缘故，双腿酸痛，一时难以入眠。刚才在河边，柳笛一句青梅要出嫁了，竟牵动了心里某根丝弦，脑子里满是青梅温柔贤淑的影子。他无不懊恼地想，也不知哪个有福气的男人，能娶到鹅仔峰下的这一枝花。

迷糊中，他似乎跟在青梅的大红花轿子后面，在山道上行走，转眼，青梅的轿子不见了，而山越来越陡，林子越来越深，四周黑乎乎的。

突然前面有两只绿色的灯笼向他慢慢移来，他刚要大声欢叫，却听见老虎低沉的吼声。

他吓得大叫，翻身坐起，原来是梦。

柳笛揉着眼睛，推开房门，走至他的床前：“少爷，你是不是白天玩疯了，夜里发梦颠啊？”

三变拍了两下他的脑袋，没好气地说：“你以为我是小孩儿呀，还发梦颠呢！”

“那深更半夜的，你叫什么呀？害得人家不能睡觉。”

“我梦见老虎了。”

“老虎？可我明明听见你叫青梅。”

“叫青梅？”他颓然倒在床上，儿时与青梅，与村里的孩子，下河摸鱼，上山摘果子，爬树掏鸟，那一幕幕往事在脑子里翻腾。

柳笛不解地看着他，又恍然大悟似的笑了：“少爷，你是不是一直都很喜欢青梅？”

见三变闭眼不答，又自言自语：“这青梅可是咱鹅仔峰下的一枝花，百里挑一的，只可惜与咱们家门不当，户不对。”

“你懂什么？深更半夜的，你不困么？还坐在这儿神侃！”

柳笛边往外走，边嘀咕：“明明是你害相思病，深更半夜的闹得人家不得安宁，还骂人家。”

第二天，当一轮崭新的太阳爬上山坳时，柳三变吃过早饭，柳笛整理了书箱，二人辞别柳夫人，往学堂而来。





学堂里，已经有同学早到了，见他二人来了，脸上都笑咪咪的，一个叫李松鹤的问：“柳三变，你昨天去哪里云游了？”

“他去鹅仔峰上找老虎了。”吴良骏笑道。

杨云村是个清秀标挺的男孩，性格诚实内向，与柳三变最为交好，他走近三变轻声问：“柳三变，你昨日可访到‘中峰寺’的禅师了？”

一边的朱茂林怪叫道：“你们俩个偷偷地说体己话呀，也说给大伙儿听听。”

柳三变接过柳笛手中的书箱，放在自己的桌边，朗声道：“有什么说不得的？昨天，我是上鹅仔峰了，也见到了‘中峰寺’的禅师。”

原来，昨天先生家里有事，让同学自己温习。但是同学们似乎对朝廷发生的事颇感兴趣，热切地议论着“澶渊之盟”。

柳三变想，徒有一腔热血，却无报国之力。与其坐在这里夸夸其谈，还不如走出去看看山，看看水，看看花鸟鱼虫。

自懂事起，就听村里人说过，很早以前，鹅仔山上就有老虎出没，伤害过往行人。附近几个村庄的村民联合起来，想捕杀老虎，却被老虎咬得伤的伤，死的死。村民更是不敢单独走路了，天一黑，便关门闭户，过着战战兢兢的日子。

当老虎吃人越来越频繁时，一位叫行儒的禅师，云游到了崇安，挂单住在鹅仔峰上的“中峰寺”。

这位行儒禅师不仅道行深，而且武功也极其高强，是远近闻名的高僧。他见此虎患如此严重，便长住了下来。山下的村民天天巴望着他用一招一式灭了老虎，可禅师是出家人，出家人以慈悲为怀，是绝不肯杀生的。而老虎伤害人命，又是出家人所不能容忍的。于是，禅师琢磨出了一套“禅心伏虎”之法。

一天，禅师在山中静候老虎的到来，寺里几个身强力壮的僧侣，拿了棍棒，跟在禅师身后，怕有个万一，以便保护禅师。行儒禅师却不以为然，要他们在大山石后面躲起来。山下另有一些胆大好事的村民，听说禅师伏虎，也都上山来看热闹。

鹅仔峰上，古木参天，茂密的枝叶遮天蔽日，地面上灌木荆棘错杂丛生，村民与僧侣都悄悄议论：这茂密的山林，也不知那畜生会从哪里钻出来。

行儒禅师气定神闲，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迎风而立，风吹起那宽大的僧袍，真有一股说不出的仙风道骨之气。

忽然，随风传来呜呜的几声。

有人颤声道：“来了，来了。”

禅师双手合掌，盘腿叠坐，嘴里念念有词，周身似散发出一圈圣洁的佛光。

随着鸣的一声，一阵风过，禅师盘坐的岩石边，一只硕大的斑斓猛虎，逼视着禅师。

禅师起身蹲在老虎面前，内心“顿生一虎”，与虎相望，躲在山崖后面的村民和僧